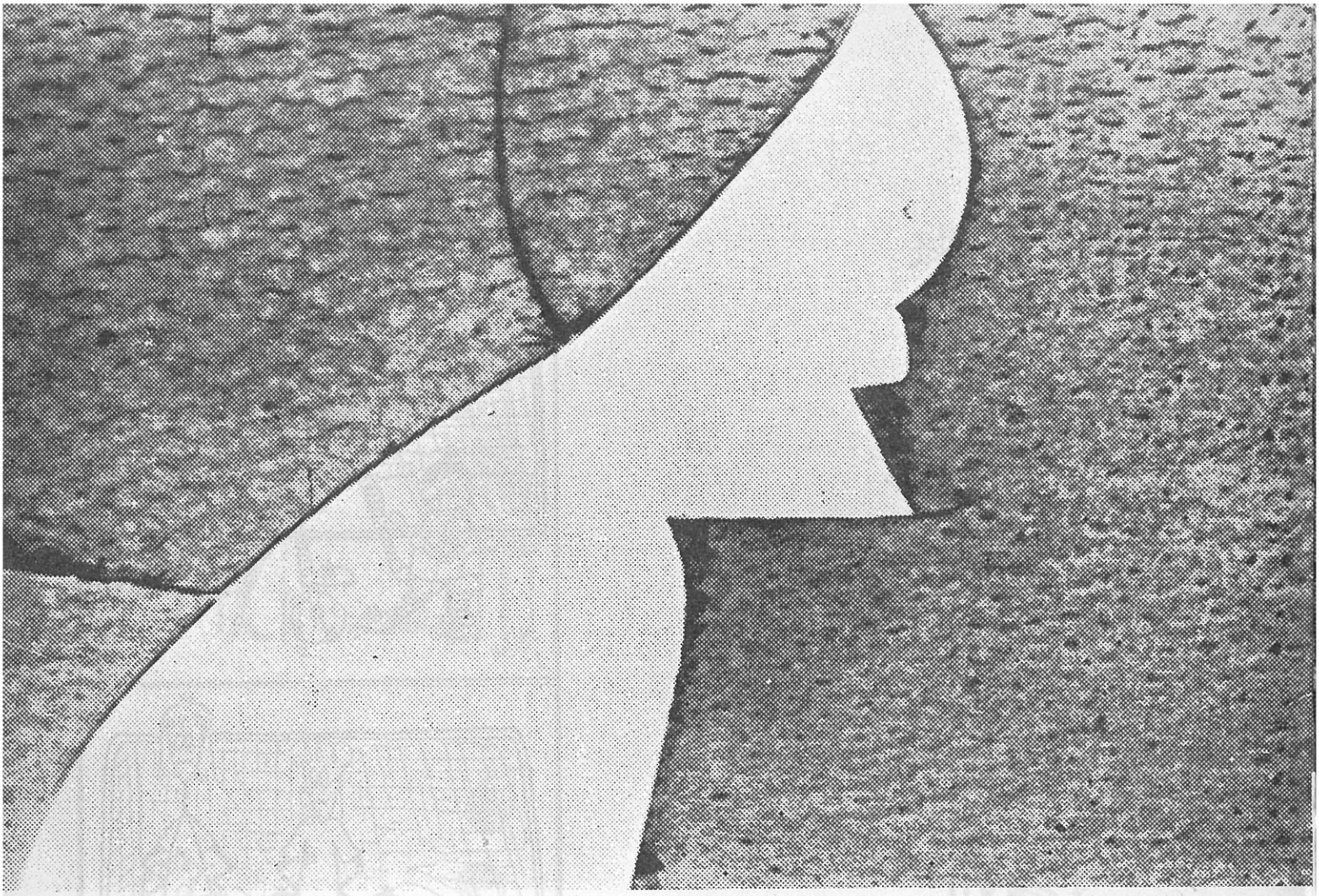


爲了慶祝衆生普渡大二解剖「苦海」，迎接大三病理「深淵」，班代表特別情商本人出面邀請中山校花甄依凡蒞場候教，於是有以下的對話：

「甄同學，久仰久仰。我是醫科康樂股長，敝班的舞會，想請你賞光。」我故作鄭重地說。

「是不是班會一致通過的？」她俏皮地問。

「Sure，sure，全票通過。」我陪笑臉說。

「那麼，地點在那裏？場地有多大？」她一副很老練的樣子。

「地點在2001，場地可跳五十對。」

「我去過，那裏氣氛很好。」她很開心地說，然後很奇怪地問，「你們班怎樣會想到找我？」

「敝班覺得妳能光臨是很有面子的事。」我很諂媚的說。

「奇怪！你們班的同學怎麼會有這種虛榮的想法？」她裝作一副正經相。

「我想，只要是男生看到妳都會有這種想法才對！」我順著她的心意說。

「你眞會說話，」她接著說，「什麼時間？」

「星期六晚上。你有空吧！」

「我當然有空。」她笑著說。

「那妳一定要來哦！」

「我不去。」她臉色一沈。

「妳不是有空嗎？爲什麼不來？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我有空，但是我要唸書啊！」她故意尋我開心。

「剛考完試，唸什麼書嘛！」我點生氣了，「哦，我知道了，妳要準備補考對不對？」我想氣她。

「如果你要這麼想我也沒辦法。」她攤攤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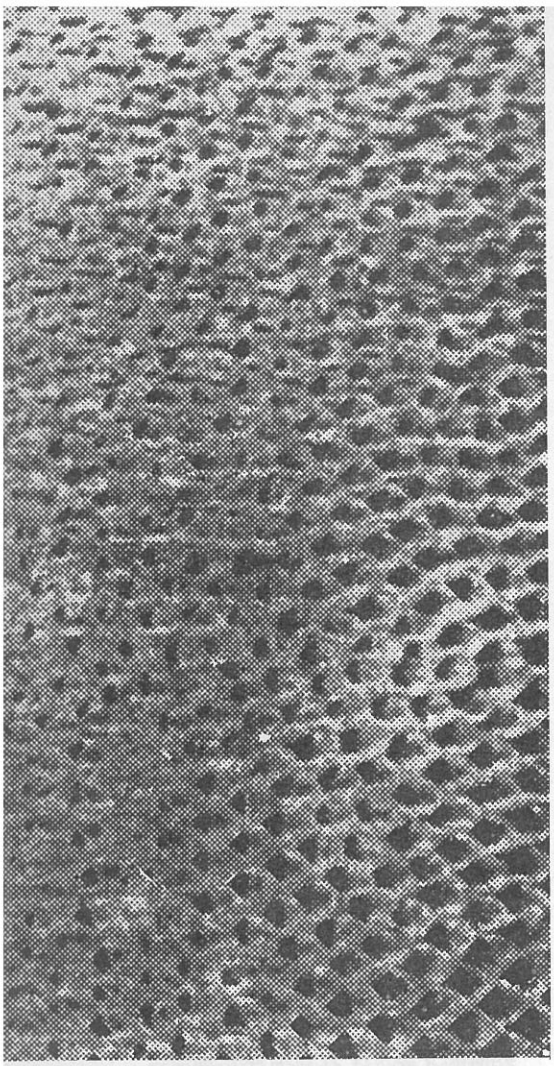
「既然如此，敝班也不願勉強，一切還以功課爲重。」我儘量保持風度的說。

「如果那晚我不忙的話，我會去看看，不過你們不必等我。」她打了個圓場。

結果，那次的舞會，如所料的她並沒來。

三個月後，寒假，我和幾個朋友到萬里海濱別墅去渡假，因爲都是純男生的聚會，夜來很無聊，當我們知道附近的別墅也住有一群女生時，眞是喜出望外，於是我們帶了一個雙層的奶油大蛋糕去拜訪她們，那是個寒冷的夜晚，當我們這群不速之客光臨時，她們正靠着壁爐一面品嘗咖啡，一面和著吉他哼歌。果然在大蛋糕的吸引下，她們很歡迎我們一起共享圍爐的情趣，奶油蛋糕拌著咖啡，沒有比這個更誘人了。我們這幾個朋友都是製造情調的能手，那晚就在笑鬧及歌唱中渡過了，很意外的，我發現女生中有一個女孩，我曾經見過，可惜她似乎不記得我了，而我，當然不可能忘掉她。

第二天，我們決定回請她們，於是大伙公推我到鎭上的市場去採購食物，爲了怕彼此口味不合，我們建議



原則的愛情

褪了色的大學夢之四

楊公

對方也派一名代表與我同行。很巧，那個我「似曾相似」的人正是她們的代表。

她見了我後朝我笑笑，然後自我介紹說，

「我叫徐雲深，她們懶得走這段山路派我作公差。」

我連忙的報了我的名字，提著菜藍和她下山。由萬里別墅到鎮上有一段山路，「徐雲深」三個字不斷地在我腦子裏盤旋。

「你住那裏？」她打破沈默地先問我。

「台北，」我接著問，「你呢？」

「草屯。省議會旁的小鎮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去過？」

「我在台中唸書。」

「東海？中興？」她好奇地問。

我搖搖頭。

「那我就猜不到了，」她攤攤手，「我眞羨慕唸書的人，我總認爲當學生是最幸福的。」

「妳在工作？」我感到納悶。

「你看呢？」她巧妙地迴避我的問題。

「妳們是同事？」我換個話題。

「不，她們都是學生，我臨時加進來的。我表姊不能來，我替她來養飯。」

「哦，妳是主廚。」

「隨便做做的，家裏的弟妹還嫌難吃呢！」

一路聊天，不知不覺也到了鎮上，

「你喜歡吃什麼？」她望著菜攤問我。

「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，我當妳的跟班。」

「不要那麼沒有個性嘛！」

「個性不是表現在這裏。」我回她說。

「頭家，這一斤多少錢？」她指著包心菜用流利的台語說。

「算妳六元。」

「六元，太貴啦，這也不夠鮮。五元好了，給你買十斤。」

討價還價後，終於成交，在對方秤菜時，她很老練的摘下枯乾的菜葉，一點都不吃虧，我暗暗佩服她是個標準的家庭主婦。

買別的東西時，她也是討價還價的，雖然用的不是她的錢。

「妳眞會精打細算。」我說。

「沒有啦，這也是一種趣味。」她用台語說。

買完菜後，她目光一直注視著遠處攤子上用汽油筒燒著的甘蔗。

「你喜歡吃甘蔗？」

「嗯。」她笑笑。

「那就買嘛！」

「不過，我沒帶錢。」她看看我，不好意思地說。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，我請妳好了。」我頓一下說，『妳在這裏等我，不要跟我去，不然妳又要和人家出價了。』我幽她一默。

買了兩根削了皮的熱甘蔗，回來

時她正背對著我在花攤上選些菊花。

「甄依凡」我靈機一動地在背後叫她，想試探她是不是眞叫徐雲深。

她沒回過頭，使我感到一陣茫然。

「謝謝你請我吃甘蔗。」回程中，她一面啃，一面說。

「不客氣，不客氣，」我接著說，「小時候，我坐慢車從台北到新竹，祖母就買一大段甘蔗給我在車上啃。對著窗把殘渣吐出車外，就這樣一路吐到新竹去，那時候，我總是搞不清楚火車票怎樣是坐愈久愈便宜，快車到新竹兩小時，慢車要三小時多，而快車票價却比慢車貴。兒童樂園坐的火車就不是這樣，坐愈久愈貴。」

「你現在搞通了沒有？」她糗我說。

「廢話。」我故作姿態地瞪她一眼。

「我這樣一面走，一面啃，是不是很沒有氣質？」

她忽然很認眞而且近乎天眞地問我。

我看她，微帶捲的長髮，一副純情玉女的模樣，五官配得恰到好處，尤其是她在乞求你回答話時，那一瞬含情脈脈的眼光最是迷人。甄依凡我雖沒和她交往，不過直覺上給人的印象是刁蠻寡情，和眼前這位徐雲深可說是性格截然不同的兩個人。何況，我也沒仔細看過甄依凡，或許她倆只是面貌相似吧！

「還好啦！比蹲在水溝旁啃好多了！」我漫不經心地說。

「你好差勁哦！」她朝我舉起甘蔗。

「用甘蔗打人，妳自己說，有沒有氣質嘛？」我刻意閃開。

「你是那裏人？」過了一會，我問她。

「草地人。」她用台語回我。

「我聽你說國語的口氣一點都不像是台灣人，不過聽你說台灣話又不覺得像大陸人。

「眞的嗎？」她很高興地說。

那晚，吃過了飯，男男女女都跑到海灘上去了，我因爲有點冷回來添衣服，發現徐雲深獨自在廚房洗碗筷。

「勞碌命，誰叫妳洗的。」我用責備而愛憐的口氣說。

「總是要有人洗的，」

「這不是妳的事，快出去玩，我來，我來。」我搶著洗。

「這樣好了，你來幫我擦乾歸定位，分工合作快些，然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。」她不著痕跡地放我一個機會。

越過了海防鐵絲網，我們爬到一塊巨岩間隙，恰可容納兩個人倚坐，而且視界廣闊，又不會受寒風的侵襲。

「我發現妳是一位不平凡的女孩。」坐定後，我對她說。

「算了，這個地方是人家發現告訴的。」她辯解說。

「我不是指這個。我是說從早上你買菜到晚上洗碗爲止，我觀察的結果。」

「有什麼值得你誇獎的？」她不解的問。

「平凡中顯出的不平凡。」我說。

「我的家庭很平凡。在家，我也做平凡的事，像買菜啦、爬上屋頂裝電視天綫啦的一些雜事，因爲弟妹都還小，我只好自己動手，我爸爸是平凡的公務員，下班吃過晚飯後，總喜歡坐在沙發上接二連三的看電視，不發一言。有時候，我站的地方擋住了他的視綫，他就罵說，我忙了一天回家想好好休息，你們都不給我機會。像普通家庭一樣，沒什麼不同。算了我們不談這些，你是學什麼的？」

「學醫？」我說。

「我不喜歡醫生。」她皺眉搖頭說。

「怎麼說？」我覺得奇怪。

「學醫的人都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，因爲要費六年七年去讀書，只爲了領取一張長期飯票，未免太缺乏謀生的才能了。」

「我是偷懶才學醫的，因爲謀得一技後，終生享用不盡，不必費神去想如何賺錢。」

「人是爲了求各種不同熱情而活的。」她意味深長地說。

「我就是缺乏那種追求各種不同熱情的才能。」我自甘墜落地說。

「那妳是學什麼的？」我反問她

「大學沒考上，在家吃飯的。」

「結婚了？」我多餘地問。

「男朋友都還沒有呢！」她笑笑，似乎暗示著什麼。

「你們大學生平常是不是都在跳舞、打牌？」她換了個話題。

「跳舞、打牌多少可以緩和些苦悶的情緒。」我說。

「你常跳舞？」她忽然問我。

「沒有啊！我跳得不好。」

「妳呢？」我反問。

「我長得那麼醜，沒有人會邀我去跳舞的。」她似乎很委屈地說。

「沒有關係。我是逐醜之夫，下次我邀妳去好了。」我故意順著她說，趁機替自己製造機會。

海濱的夜色，透過微弱的海防灯，襯托出她鵝卵臉型優美的綫條，我的目光緊盯著她的面廓，談話似乎成了擁吻前多餘的程序。漸漸的，她的眼神抹上一層淡淡的輕霧，愈來愈濃，愈來愈密。我像一個久候的獵人，不願失去這個捕捉的機會。

「我可不可以親妳？」我用手托住她的巴。

「不可以。」她把頭埋進膝蓋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有點失望。

「我是個有原則的人。」

「這不是原則性的問題，這僅代表我們在這一瞬間的情感。」

「我會害怕。」

「有我在怕什麼。」

「你再繼續這個話題那我們就沒話可說了。」

我發現我是在自討沒趣，所以也學她把頭埋進膝蓋，除了這樣做，我不知該如何。陣陣海浪沖擊岩石的聲音取代了我們的對話。

「明天，我就要回去了。」隔了很長的一段沈默她低頭輕聲說。

「是不是因爲我的緣故。」我把埋著的頭抬起。

「你不要誤會。」

「我很抱歉。」

「不怪你。」她抬起頭淒涼地笑笑。

「我們以後怎麼連絡？」

「有必要嗎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

「萍水相逢，何必強記於懷！」

「妳難道要我到草屯挨家挨戶的找嗎？」

「如果有緣，我們還會有見面的機會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我想我們是沒緣再見了，所以急切地想把握住這個緣。」

「太晚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她起身說。

我知道她在逃避我，算了。

回到海濱別墅，室內空無一人，顯然都還在海灘玩。

「要不要進來喝杯酒解解寒？」她邀我進去小坐片刻。

進屋後，她脫下大衣，丟在沙發，然後到餐桌去調酒。適好有一綠色證件從袋子溜出一半，我不經意一看，居然是中山的學生證，翻開內頁，她的相片下寫著「甄依凡」、「護理科」、「北平人」。我連忙把她的學生證藏在自己的口袋內。

「什麼酒？」她端兩大杯酒回來後我問。

「喝了就知道。」

碰杯後，她一飲而盡，很自然的。我大口喝了一半才發現是烈酒「拿破崙」，冲得我眼冒金星。

「我再敬你一杯，喝完它。」她故意氣我。

「妳不會是草屯的酒女吧！」我忽然想到草屯是以酒家出名的。

「哈哈。看你臉漲得像聖誕紅。」

第二天我酒醒時，已是日上三竿，而甄依凡早在清晨就搭第一班的公路車回去了。我有點悵惘。

開學後，我迫不急待的三樓的教室找她，見到她時，頭髮短了點，顯然把微帶捲的部份剪了。她見了我，又恢復到昔日我約她去跳舞的表情。

「你記得我嗎？」我用台語問。

「請你用國語，我不太聽得懂。」她嚴肅的說，嘴角略帶高傲的神情。

「你還記得我嗎？」我改用國語問她。

「當然記得啊！上次你代表班上來邀過我。很抱歉，那次我沒去，我一直找不到機會表達我對貴班的歉意。」她很老練而大方地說。

「妳大概還沒註册吧！」我從口袋中，掏出她的學生證，交給她，轉回頭就走，把她尷尬的表情拋在身後。

幾天後，我在活動中心的信箱收到一封寫給我的信：

陰險鬼：

我的原則就是不和任何一個同校的男生發生糾葛。原諒我。

徐雲深